

半年動盪兩月疫情 酒樓放無薪假收入跌四分三



黑暴攪炒 累死百業

去年下半年來的黑暴攪炒行為，對各行各業的影響越來越明顯，尤其是餐飲、零售及旅遊業首當其衝，公司倒閉、打工仔飯碗打碎，攪炒者求仁得仁，但連累無數無辜市民，令多少家庭支柱失去收入。對眾多市民而言，黑暴的嚴重衝擊，早已令駱駝不堪重負，新冠疫情的出現，不過是那最後一根稻草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



有酒樓現時只開一半的枱面，即是話疫情後有一半生意流失了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殷考玲)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，原本就備受黑暴衝擊的餐飲業更是雪上加霜，王先生的生活亦跌至谷底。「我一家五口，最小的兒子只得1歲多，生活重擔都落在我身上，(此前)每月21,000元的薪金僅僅夠五口子的生活開支，如今受到疫情拖累，酒樓要求員工放無薪假，現在收入僅得疫情前的四分之一，我們現在的情況可以說是捉襟見肘。」

兼職全辭退 長工放無薪假

「我們酒樓做本地客多，自由行比較少，現在酒樓只開一半的枱面，即是話疫情後有一半生意流失了。」王先生原本盼望隨著黑暴逐漸減少，一切都會回歸正軌，不料又遇到新冠疫情，1月底之後酒樓生意一落千丈，「之前做午市和晚市開朝11收晚11，現在索性只開11至4，不做晚市，而且酒樓已將兼職全部辭退，剩下的長工都要輪流放無薪假，例如我返一、三、五，你返二、四、六，收入大不如前。」

手停口停是基層的常態，王先生也不例外。他無奈說，「如果開工不足仍然嚴重，靠自己儲蓄相信最多可捱兩個月。」好在兒子已畢業，且找到一份兼職，多多少少可幫補生計。二女今年讀中五，已是成年人，唯一擔心的是小兒子，只有十五個月大；因此他本人近期到處找兼職工作，「希望多賺點錢，萬一小兒子日後有何頭身身獎，都有錢看醫生。」

酒樓工包一餐伙食可慳錢

為了幫補收入，王先生說現時任何工作都願意做，即使是脫下西裝，重新從事出賣勞力的工作，他都不在乎。「我想搵一份返晚上12時超市理貨員的兼職，一方面除了希望可以幫補現時生計外，另外就算過了疫情都想做多一段時間。」他亦考慮過轉行，但又顧慮未必搵得返以往的人工，「好似超市工咁人工低不足以養家，加上做酒樓工基本上都包一餐伙食，可以節省一餐膳食費。」

黑暴害慘好爸爸

撲散工搵起頭家



工都要放無薪假。王先生表示在黑暴衝擊和肺炎疫情夾擊下，他工作的酒樓已暫停營業，他和不少員工

去年底已經放無薪假的王先生，入行餐飲業30餘年，由侍應做到部長，他任職的酒樓正處於去年下半年連場暴力示威的銅鑼灣，「我以為最多兩個月就結束，沒想到兩月之後又兩月……到今日都未完全平息！」談起香港去年發生的修例風波，王先生的眼神流露出恍如隔世的感覺。

一個養五個 清潔工都做

肺炎疫情之下，酒樓已經暫停營業，他及不少員工都要放無薪假，一個人卻要撐起一家五口，生活的窘迫令他除下西裝四處找兼職，上月算下來收入只有四萬五千元，是以前薪水的四分之一，「有冇介紹，清潔工都做！」記者採訪當日，他正穿着酒樓的西裝，褲管上還有未洗乾淨的污漬。短短大半年，生活天壤之別，讓他說起去年下半年的黑暴攪炒行為時格外感觸。

時光倒退回去年6月，當時的王先生仍過着忙碌而充實的生活。50多歲，第三個孩子是「意外」，才剛出世幾個月，長子已長大但尚未開始

賺錢，次女還在念書，太太是全職主婦，一家五口的開支全靠他一個人的薪水支撐。他工作的酒樓在銅鑼灣，是香港上市連鎖酒家的其中一間分店，約50名員工，如果坐滿大約有300人，40多張枱，大到可以擺婚宴，「一周返足六日工，都幾辛苦。」但他為了頭家，並無半句怨言，每逢例休日必然幫手湊仔女，肩負起家庭的責任。

縱火又堵路 無車返屋企

6月中開始社運越演越烈，打爛店舖、破壞公共設施的暴力事件此起彼伏，在暴力示威重災區的銅鑼灣，幾乎每逢周末都有示威，後期更演化成一場又一場的暴力活動，到處縱火堵路，街頭充滿催淚彈煙霧，港鐵停站或提早收車，令區內營商活動大受打擊。他工作的酒樓，當時生意亦大跌兩成。

酒樓所屬的上市公司此前連年盈利，最新公佈的年报披露去年由盈轉虧。王先生回憶，2018年公司還有加人工，「當時有幾個%，但社運之後就沒有加了」。示威活動最嚴重時，他連放工回家都成了難題，「我家住

小西灣公屋，銅鑼灣經常有示威和堵路，令到交通癱瘓，試過連續9日都由銅鑼灣步行去北角，北角才有車回小西灣。」

正宗香港人 搞獨立噉氣

說起這些示威活動，王先生還氣在心頭，直指這些行為不可理喻，「你可以遊行，但不可以搞人哋店舖，因為人哋要用錢去經營……有在中環工作同業和我講，在黑暴期間要放10天無薪假，並且經常要提早開門，根本不可以正常做生意，加上同業任職的酒家是老闆小本經營，所以他的老闆都無心繼續做下去，有理想結業。」

由阿爺年代已經在香港落地生根，王先生強調自己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他的父親母親、太太孩子，全都是正宗的本土香港人，對於暴徒反中的狂言，他嗤之以鼻，「無論你出生在香港，還是出生在上海，你都是中國人。」在王先生看來，「港獨」根本是癡心妄想。「香港搞獨立是噉氣，香港又沒有軍隊究竟可以怎樣獨立？中國是我們的一家人，香港是中國的仔仔女女，我不太認同年輕一輩的說法。」

冀小兒子當醫生救人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殷考玲) 餐飲業留給王先生最輝煌的記憶，是在他本人仍青春熱血的1995、1996年，即97金融風暴之前，「當年真的好景，飲食業做個初入職的服務員也萬三千元人工。」彈指一揮間，那些最風光的日子已隨青春而逝，行業跌入冰點。他坦言沒有把握熬過這次寒冬，但是無論現在如何艱難，樂觀的他從來沒有放棄對未來的希望。

「那時我在山頂一家酒樓工作，客人都好豪氣，那個年代興飲紅酒，本地客人飲名牌紅酒幾萬元一支都照飲，一餐飯埋單幾萬元是等閒事。」談起當年的風光歲月，王先生對許多細節都記憶猶新，「以前我在山頂收工，下山時在街上消夜的人龍排得很長，飲食業非常興旺，而且當年就算一個打工仔食飯，都可以和老闆講餐單，下個月才一次過找數，現在不是老闆級人馬都不可以了。」

樂觀看待未來前景

雖然目前時勢不好，但王先生自言

是一個樂觀的人，「太太都笑我，什麼事都可以天跌下來當被雷，我認為就算我愁，都不會從天而降跌一袋錢畀我。」他說自己以前脾氣也很臭，但隨着年紀漸大，明白到勞氣是沒有用的，任何事情都會盡量保持樂觀態度，對公司和行業未來的前景也有信心，「我現在做的公司有前景，如果公司守到疫情這段日子，飲食業仲有得做。」

對於香港未來前景有何寄望，王先生謙稱自己年紀漸大，心願是照顧好小兒子便心滿意足了，但他在言談之間，又處處流露出對下一代的期望，或許那也正是他對香港的期望。「我希望我最小的兒子長大後可以做醫生，不是為了有好的收入，而是可以憑醫生的力量救很多人。」

至於年紀較長的兩個孩子，都有各自的夢想，「原本我大兒子想畢業後做旅遊業，但都沒有因為疫情而放棄，現在仍考取不同的行業資格。」至於二女就想做幼稚園老師，他建議她多多照顧年幼的弟弟，從培養愛心開始做起。



採訪當日，王先生的褲管上還有未洗乾淨的污漬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

去年示威活動最嚴重時，銅鑼灣經常交通癱瘓，王先生指自己連放工回家都成了難題。資料圖片

大半年750店倒閉 餐飲失業率或達7%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周曉菁、梁悅琴) 黑暴打殘旅遊業，影響延續至今，再加上新冠肺炎踩多一腳，餐飲業進入冰河時期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在香港文匯報的訪問中說，業界目前的情況比「沙士」時期更差，今年1月份有逾100間食肆暫停營業或結業，2月估計約再有150間「步後塵」。以此計算，自去年6月開始，停業或結業的食肆大約有750間，佔本港食肆總量約2.7%。

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更預計，3月飲食業失業率將達到8%至9%，他指過去一兩個月食肆生意額普遍大跌五至九成。

醒哥：未來兩月千店結業

餐飲業掀結業潮並非聳人聽聞，「沙士」期間，短短3個月內就有1,000間餐廳結業，佔當時總量的一成。黃家和指出，本港餐飲業規模較2003年時已經增大近兩倍，食肆約有2.8萬間。若以「沙士」的比例來計算，數字更難以度量。他掌握的數據，今年前兩個月已經有250間食肆倒閉，擔憂許多食肆乘著「不停工，損失更大」的心態，3月份數字會「變本加厲」。

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(醒哥)亦指，近月來試過有酒樓全晚都無客人光顧，加上酒樓東主

資金鏈斷裂，業主又不肯減租，全港原本有2.8萬間食肆，去年6月至今已有1,000間食肆結業，當中酒樓約佔100間，其他包括西餐廳、茶餐廳等。如果疫情持續至4月都未結束，醒哥估計，未來一至兩個月會再有1,000間食肆排隊執笠。

資金乾塘 有食肆賒賬

作為食材、飲料供應商金百加的主席，黃家和透露，上游企業也直接感受到了餐飲業的慘淡經營。不僅來自食肆的訂單大幅減少，許多經營者的資金周轉立刻出現問題，「有客戶直接以訂單8折或9折找數」，更有客戶直言「畀唔出」，只好賒賬。他認為，大部分上游供應商也正面臨倒閉的風險，笑稱好在公司也有出售大米，「權當補充下(收入)」。

黃家和擔憂3月份食肆倒閉數字將會「變本加厲」。資料圖片



楊位醒透露，近月試過有酒樓全晚都無客人光顧。資料圖片